

五四時期小說名家舉隅

許地山〈落花生〉

爹爹說：「你們愛吃花生嗎？」我們都爭著答應：「愛！」

「誰能把花生的好處說出來？」

姐姐說：「花生的氣味很美。」

哥哥說：「花生可以製油。」

我說：「無論何等人都可以用賤價買它來吃；都喜歡吃它。這就是它的好處。」

爹爹說：「花生的用處固然很多，但有一樣是很可貴的。它只把果子埋在地
下，等到成熟，才容人把它挖出來。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的長在地上，不
能立刻辨出它有沒有果實，必得等到你接觸它，才能知道。」

我們說：「是的。」母親也點點頭。

爹爹接下去說：「所以你們要像花生；因為它是有用的，不是偉大、好看的東西。」我說：「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，不要做偉大、體面的人了。」爹爹說：「這是我對於你們的希望。」

我們談到夜闌才散，所有的花生食品雖然沒有了，然而父親的話現在還是在我心版上。

茅盾〈子夜〉第一章

太陽剛剛下了地平線。軟風一陣一陣地吹上人面，怪癢癢的。蘇州河的濁
水幻成了金綠色，輕輕地，悄悄地，向西流去。黃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經漲上
了，現在沿這蘇州河兩岸的各色船隻都浮得高高地，艙面比碼頭還高了約莫半
尺。風吹來外灘公園裏的音樂，卻只有那炒豆似的銅鼓聲最分明，也最叫人興奮。
暮靄挾著薄霧籠罩了外白渡橋的高聳的鋼架，電車駛過時，這鋼架下橫空架掛
的電車線時時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。從橋上向東望，可以看見浦東的洋棧像
巨大的怪獸，蹲在暝色中，閃著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。向西望，叫人猛一驚
的，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，射出火一樣的
赤光和青燐似的綠焰：Light，Heat，Power！

郁達夫〈沉淪〉

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。

他的早熟的性情，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，世人與他的中間介
在的那一道屏障，愈築愈高了。

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，他的學校開學之後，已經快半個月了。那一天
正是9月的22日。

晴天一碧，萬里無雲，終古常新的皎日，依舊在她的軌道上，一程一程的在

那裡行走。從南方吹來的微風，同醒酒的瓊漿一般，帶著一種香氣，一陣陣的拂上面來。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，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，他一個人手裡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ordsworth 的詩集，盡在那裡緩緩的獨步。在這大平原內，四面並無人影；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。悠悠揚揚的傳到他耳膜上來。他眼睛離開了書，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，但看見了一叢雜樹，幾處人家，同魚鱗似的屋瓦上，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，同輕紗似的，在那裡飄蕩。"Oh, you serenegossamer! You beautiful gossamer!"

這樣的叫了一聲，他的眼睛裡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。

老舍＜駱駝祥子＞

這麼大的人，拉上那麼美的車，他自己的車，弓子軟得顫悠顫悠的，連車把都微微的動彈；車箱是那麼亮，墊子是那麼白，喇叭是那麼響；跑得不快怎能對得起自己呢，怎能對得起那輛車呢？這一點不是虛榮心，而似乎是一種責任，非快跑，飛跑，不足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與車的優美。……趕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，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攏著把，微微輕響的皮輪像陣利颼的小風似的催著他跑，飛快而平穩。拉到了地點，祥子的衣褲都擰得出汗來，嘩嘩的，像剛從水盆裡撈出來的。他感到疲乏，可是很痛快的，值得驕傲的，一種疲乏，如同騎著名馬跑了幾十里那樣。……他深信自己與車都是鐵作的。

沈從文＜邊城＞

由四川過湖南去，靠東有一條官路。這官路將近湘西邊境到了一個地方名為「茶峒」的小山城時，有一小溪，溪邊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。這人家只一個老人，一個女孩子，一隻黃狗。

溪流如弓背，山路如弓弦。小溪寬約二十丈，河床為大片石頭作成。靜靜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，卻依然清澈透明，河中游魚來去皆可以計數。小溪既為川湘來往孔道，水常有漲落，限於財力不能搭橋，就安排了一隻方頭渡船。渡頭為公家所有，故過渡人不必出錢。有人心中不安，抓了一把錢擲到船板上時，管渡船的必為一一拾起，依然塞到那人手心裏去，儼然吵嘴時的認真神氣：「我有了口糧，三斗米，七百錢，夠了。誰要這個！」

但不成，凡事求個心安理得，出氣力不受酬誰好意思？不管如何還是有人把錢的。管船人卻情不過，也為了心安起見，便把這些錢托人到茶峒去買茶葉和草煙，將茶峒出產的上等草煙，一紮一紮掛在自己腰帶邊，過渡的誰需要這東西必慷慨奉贈。有時從神氣上估計那遠路人對於身邊草煙引起了相當的注意時，便把一小束草煙紮到那人包袱上去，一面說：「不吸這個嗎？這好的，這妙的，味道蠻好，送人也合式！」茶葉則在六月裏放進大缸裏去，用開水泡好，給過路人解渴。